

寄塵雜著贊序

胡寄塵著



海新民書局刊行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出版

寄塵雜著叢存

著 者 胡 寄 墓

印 刷 者 大 上 海 印 刷 所

出 版 者 上 海 新 民 書 局

發 行 者 廣 上 海 益 河 南 路 書 局

權作著有書此

究 必 翻

分發行所 北平 漢口 南昌 宜昌 成都
廣州 開封 長沙 重慶 萬縣

廣 益 書 局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坊

全冊定價九角



目錄

| | |
|-----------|----|
| 吾鄉之神話 | 一 |
| 螺屋記 | 五 |
| 移居瑣記 | 八 |
| 泥水匠王承福 | 一五 |
| 姓張的乞兒 | 一七 |
| 補鞋子的先生 | 一〇 |
| 種芋艿的老人 | 一三 |
| 梭格拉底辯論之一斑 | 一七 |
| 新鏡花緣之一回 | 三四 |
| 新君子國 | 四五 |

目錄

| | |
|-----------|-----|
| 黃金國 | 五三 |
| 寓言 | 六三 |
| 小品文存 | 六七 |
| 生活詩冊 | 六九 |
| 貝葉詩冊 | 七三 |
| 遊鴛鴦湖紀實詩 | 七七 |
| 東南劫灰錄 | 七九 |
| 東南劫灰續錄 | 一〇一 |
|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 一一三 |
| 今遊俠傳 | 一四六 |
| 朝鮮英雄傳 | 一五四 |
| 越南義士傳 | 一六二 |

新七俠傳

一六六

獵人一夕談

一七四

寄塵雜叢存

3

目錄

寄塵雜著叢存

吾鄉之神話

中國民間所傳說的神話。只有傳說在口裏的。沒有紀載在書本子上面。這一類的神話。有普通的。便是各地方都有。不過大同小異罷了。有特別的。只有一處地方有的。

我以前曾搜集過幾條。把他記載下來。題名爲中國民間文學之一斑。已另刊行。但那幾條。可算是普通的。現在將我鄉裏獨有的幾個神話。寫在這裏。名爲吾鄉之神話。

(二) 活馬

離開我們村莊裏六七里路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名叫黃堯。(音則)山立在我家門口。便可以望見那座山。山上沒有大樹木。只有草。春天是綠色的。秋

天變爲黃色。或是夕陽反照着。又變爲紫色。煞是好看。在山中間有一片白色。像一片白雲一般的。他的形狀好像一匹馬。因此村莊裏的人都叫他白馬。這匹白馬很奇怪。天晴的時候才出現。天陰便沒有了。離山六七里路的地方。可以看得見。走到山上去看。又沒有了。因此人家又都叫他活馬。

這匹活馬的頭所向的一個村莊。名叫溪頭都。這匹活馬的尾巴所向的一個村莊。名叫黃田。住在黃田的人家。大都是富人。住在溪頭都的人家。比較的窮一些。因此大家都說道。溪頭都的銀子。都被活馬吃去了。但他吃了銀子。一定要下糞。他的尾巴對着黃田。糞便下在黃田。吃的既是銀子。下的糞也是銀子。所以黃田地方很富足。

(二) 石烏龜

我們村莊裏有一個祠堂。祠堂裏有兩個大池子。池子邊各有一個石烏龜。那烏龜雖是石頭雕成的。後來慢慢的活了。所以無論天氣怎樣乾。那池子

裏的水。總是不竭的。

後來有一個養媳婦。坐在一個石烏龜背上。裏了腳。那個石烏龜立刻死了。那池子裏的水也乾了。直到如今兩個池子。一個裏頭有水。一個裏頭沒水。

(三) 金雞

離開我們村莊十里路的光景。有個地方。名叫金雞隴。因為這地方的山裏。會產生一對金鷄。所以叫做金雞隴。這一對金鷄。羽毛都是金的。到了夜裏。他便從深山裏面走出來。

有一個識寶回子。(按識寶回子四字。是口傳如此的。不知是不是。這幾個字大約是說一個認識寶貝的回教人。然也決不定。)看見了這一對金鷄。知道他是寶貝。然沒法捉得他住。後來有一天。那識寶回子看見人家有一個小孩子。年紀十來歲了。一年四季生着病。黃瘦得不堪。只有一個頭比尋常小兒要大得幾倍。識寶回子知他頭裏有寶。便向他的父母將他買了下

來拿鋸子將頭鋸開來。果然從頭腦中取出來一個金碗。識寶回子知道這個金碗可以引誘金雞便拿他盛了米走到那地方引誘金雞。

果然一對金雞從深林裏走出來向他的金碗裏來吃米。識寶回子伸手去捉金雞。誰知雞沒有捉住。碗已跌在地下。立刻一對金雞逃走了。地上也裂了一條縫。金雞滾入縫裏去也看不見了。從此以後那一對金雞再也出來。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後來人叫這個地方就叫金雞隴。

螺屋記

寄塵雜著叢存

螺屋是我現在所住的房子。我替我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螺屋。這是中國人的習慣。總喜歡替自己的房子取個名字。甚麼樓啦。閣啦。軒啦。館啦。隨便可以叫。甚至並無其地。空有其名。喜歡說笑話的人稱他做空中樓閣。倒可發笑。

我現在這所螺屋。總算是真有此屋。我替他取個名字叫做螺屋。也不是名不符實。上海式的中等人家的住宅。實在是和螺蛳殼一般大。殼裏只好容得一個螺蛳。此外更無廻旋的餘地了。我的房子是一樓一底。從底下走到樓上。一張很小的樓梯。樓梯的中間還轉了一個小灣。作螺旋形。尤其和螺蛳相似。

螺蛳的殼固然是太小了。但我以為并此小殼而不要赤裸裸的。豈不是更自在逍遙。我倘然連這螺屋也不要。慕天席地。豈不是更省事麼。只可惜

不能彀。我替我的屋子取名叫做螺屋。不是嫌他過小。却嫌多此一物。屋的地址。在上海公共體育場對過。比較的總算空氣好一些。樓是向南的。開了窗子。可以望得見幾株老樹。前門外是一道短牆。短牆外面。便是一個荒墳。這是尋常人很不歡迎的。然在我。反覺得很好。因為這鬼鄰的幽寂淒清的氣味。至少可以減了幾分人類的喧譁。我以前住在鄉下。是怕鬼的。現在不怕了。左邊是一所古庵。正和我的窗子相對。聞說是一所尼庵。却是終日深閉窗櫺。我自從移到此地以來。不曾看見個尼姑的影子。古庵天井裏的一株古樹。聞說是梔子花。現在是冬初的時候。不能見他開花。是不是梔子花。要到明年才知道的了。

我這所房子是新建的。我第一天移到這裏來住。房子雖然壞。新建的總還算清潔。屋裏的陳設。要算書籍佔大多數。以外應用的器具。自檯子。櫈子。以至床榻等。應有盡有。却也不多裝飾的東西。如鏡子。畫屏。花瓶等。也應有盡。

有只是五歲的小孩子。常將物件東搬西搬。不能保持秩序。這是我很不喜歡。而又無可如何的一件事。

螺屋裏的情形。大概如此。我第一天移屋到這裏來的時候。不知怎樣。想到一句詩。叫做「小住初宜屋似螺。」我就拿螺屋二字做這房子的名字。另外足成幾句。成了一首。現在把他寫在這裏。做這篇螺屋記的結束。詩道。一閉門兀兀欲如何。無地容吾放浩歌。世故飽經真意少。文章常作率辭多。虛名一任人呼馬。小住初宜屋似螺。保取心靈終自在。等閒未必肯消磨。」

移居瑣記

寄 雜 簡 筆 叢 存

我一向住在上海西門大吉路永吉里。於去年五月間。移居到附近東安里。這是第一次遷居。九月間。又遷居到大吉路永興里。這是第二次遷居。當第二次遷居時。徐卓呆曾經送我半副對聯。叫做「數月三遷。依然大吉」。（大吉指大吉路。）因為只有上聯。沒有下聯。所以做半副對聯。他並且叫我自己做下聯。你們想想。這個下聯。怎能做得出呢。也只好擱筆罷了。誰知到了第三次遷居時。居然被我想出下聯來了。下聯是甚麼呢。須先聽我說一說第三次所遷的地點。原來第三次就是從永興里的四十二號。遷居到四十七號。

所以我便想出下聯來道。「一椽重借。還是永興。」（永興指永興里。）你想對得巧不巧。不知卓呆以爲怎樣。倘然他也贊成。那便要請他的夫人大筆寫一寫了。因此一副對聯我又想到一個妙對子。就是去年冬天。我將舊作

的雜俎四種。請卓呆夫人題字（也有許多他人題過）。伊題了三個字道：美具。運用成語，可算是妙極了。我接到他的題字，便寫了回信致謝。那謝函上就是二難并三個字（二難謂寫作，即寫作俱佳的意思）。這是閒話，不必多說。且說我移居的話。

移居是一件極不經濟的事。既然要損失金錢，又要損失工夫，況且今年羊格外的缺乏。我又何必要一遷再遷，再遷三遷呢？這也有原因。第一次從永吉里遷居到東安里，是房東逼着我遷的。說是房子要翻造，那真不得不遷了。第二次從東安里遷居到永興里四十二號，雖是我自己願意遷的，却也略有一些強迫的情形。一則因為房價太貴，兩樓兩底，共五十三元。一月兩家平分居住，派到我出二十三元。二房東總算格外客氣了。然二十三元一月，我總覺得擔負太重。二房東是姓陳。這位陳先生是林畏廬先生的親戚。爲人很好，和他同住，總算好極了。但是他說不久就搬到北京去住，我恐怕

他去了。我一人住不了這太貴的房子。臨時再找別的房子又費事。剛巧永興里有新造的房子。所以我就先行遷移了。這是第二次遷居的原因。

新遷到永興里四十二號來。到還安樂。誰知不到十天。貼隔壁便搬了一家來。是以車玉器兼造麻雀牌爲生活的。終日用鐵車車着玉器或用鐵銼子銼骨頭。那宗怪聲音。簡實使得我的腦筋受傷不淺。因此又不得不遷居讓他。恰巧本弄內四十七號空了出來。我便移居。統計安電燈打灶頭和小租搬費等等。共損失了六七十元。這真是冤枉。

我的時間。本來很寶貴。當遷移的那一天。還有功課。早晨上了課不算。吃過午飯。再要上兩課。從二點鐘到四點鐘。方才下課回來。這時候。家中已動手搬家了。但是。我自己的書箱。一隻也沒有動。(共有一三二十隻)直等到四點鐘我回來了。才動手搬。弄到夜裏。還沒舒齊。搬家除了金錢和工夫的損失而外。還有朋友和我通信。很不便利。所以我搬來搬去。總是在一帶地方。因

爲在這一帶地方朋友和我通信。就是寫錯了。送信人也可以送得到。所以徐卓呆寫信給我。總不寫門牌。只寫永興里。其實永興里。也可以不寫。只寫西門就可以了。我現在所住的房子很特別。名爲一樓一底。却有兩樓兩底的地位。不過形式不整齊罷了。租金却只有二十元。比普通兩樓兩底要便宜得多。特別的好處。就是天井大。左右都不和人家爲鄰。免得喧譁。

一面貼隔壁。就是一所尼菴的後院。院中有幾株古樹。正對着我樓上的窗子。而且客堂的左壁。就是借用尼菴後院的壁。倘然在牆上挖個窗子。就可以看見他院子裏的樹。不過這是萬萬做不到的事。

後門是雖設而不開的。因爲開了後門。就是一塊空地。這空地。乃是尼菴的產業。他是拿來堆柴板用。我想將他借下來。種一些花。或種一些菜。再好也沒有了。便同內人一直找到那菴裏去。同那老師太商量。誰知老師太一口回絕了。不肯。再三商量。仍是不肯。這真叫我們沒法。現在後門外。就是一道